

人与手机

陈志泽

你点赞我,我点赞你,你常来我常往。不须成本的“交易”不必介意,久别重逢的拥抱值得珍惜。

小小的手机,随时听任点开无边的宽广深厚……

二

朋友圈是每个人轻易就能圈起的疆域,微信群是人人都能举步进入的宝藏。

电光石火的迸发,照亮云雾笼罩的角落。心领神会的交汇,涓涓细流蜿蜒成大河长江。

智慧的老人,纯真的小孩。妙龄的女郎,潇洒的帅哥。生活的良伴,银铛的镣铐。深情的慈母,孝顺的儿女。皆大欢喜的供给,窃取时光的习惯。应有尽有的超市,随意存取的银行。

三

火苗在隐隐约约闪动。闪着,闪着,嘭的一声,突然就熊熊燃烧了。

泉的明亮在寻找着喷口。很强的引力,很强的冲撞,令其毫无影像地向前欲望肆意狂奔了。

冲进我的早出晚归,淹没你的朝

花夕拾,袭扰我休闲的山峦叠翠,搏击你沉思的静水深流。

难不成世界已是饥渴难忍了,在焦急等待着你们几颗粮一杯水的拯救?

仿佛山山水水都在期待你启蒙的教诲。

发、发、发,一发再发。

全然不顾及朋友们早已招架不住,你还在推广贩卖的清单、流云般的喜讯、食不厌精的美味佳肴,你还在奉献你采撷的海内外奇异风情,捧出你饱览的名山大川……

发、发、发,一发再发。

伟大的产品非得销售,渺小的瓜果也要随手悬挂——人皆有之的创造欲欢呼手机的博大胸怀。

灯光布景齐备的偌大舞台任你登场——与生俱来的表现欲到这里纵情施展。

墨香武荣

主办单位: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陈进发 1958年生于南安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理事、闽台书画院名誉院长、泉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。著有《陈进发书法作品集》。

品评

率性洒脱 直书性情

□林桂平,媒体记者

在陈进发的艺术生涯中,美术是他的“初态”,但真正让他长久痴迷的还是书法。进发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接触书法,先后临习过《曹全碑》《张迁碑》《集王圣教序》《张猛龙碑》《爨宝子碑》等碑帖以及董其昌、米芾、王羲之、赵孟頫、孙过庭、王铎等诸家法帖名迹。如今,他仍坚持读帖、临帖。

进发先生“性豁达,好交游”。他经常通过与优秀书者的深入交流迸发创作灵感,在书法实践中不断融入自己的性情与审美追求,形成了一种气势轩昂而又潇洒秀逸的个人风格。其行草清劲流畅,从疏密有致的分行布白中显现生动的气势、节奏、旋律,表露活泼的生命之力;其隶书则朴拙厚重、章法自然、饶有古趣,展现出他远法张迁、石门,近师尹秉绶的深厚功底。

近些年来,进发先生乐于参加各类公益活动,看到自己的作品不仅能在精神上感染人,还能在物质上帮到需要帮助的人,他感到由衷欣慰。透过进发先生的作品,我们不仅能欣赏到这位书法家的书写水平,还能感受到地道南安人的率性洒脱、古道热肠。

赏鉴



冬之韵

蔡安阳



早上醒来,打开手机连上网,就好像起床打开门一样,外面的世界迫不及待地向我扑来。今天手机信息中,朋友圈中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天真冷呀,我也世俗一回,选了早上散步时的随手拍,并配了一句话:冬天到了,但愿你永远活在春天里。

信息发出不久,就有朋友跟帖:从你的帖子里,感觉不到冬天的寒意,正如你说的那样,心永远在春天里,暖暖地。我看看图片,再看看文字和友人跟帖文字,不禁莞尔。这哪有冬天的样子,照片中三角梅正艳,银杏叶黄里透着绿,公园里、马路边的行道树绿意正浓,外出的市民们坐在草地上惬意地享受休息的欢乐时光,人人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。是啊,冬天虽然到了,但我们哪一个不是活在春天里?

我喜欢文字,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文友,尤其是在我以北的文友,他们日常的文字和图片都具有鲜明的地域和季节特点,尤其是冬天,树叶落尽,枝条遒劲挺拔;大雪降落,白雪皑皑,银装素裹,让居南方的我羡慕得要命。

记得有一年,一位北方的文友告诉我,她们那下雪了,她在雪地里散步,她有点小情绪说,来呀,咱们一起散步,走着走着就白头了。我说好,我就和你走。我们约定,她选好一个起点,我选好一个起点,打开视频,相约一二三,开跑,她穿着羽

绒服,我穿一身单薄秋衣。两千米跑完之后,我浑身湿透,手机里的她,不但白了头,而且已经成了雪人,那一刻,我真有一种冲动,好期盼我的家乡每年冬天也能有这样的一场雪,我一定牵着心爱的人的手,共赴这场白头之约。

也有比我更南方的文友,他们的春夏秋冬基本上和我一样,季节的变化只能在书本上,在心里,在生活中是极难发现的,这是因为地域的差异,造成了南方的冬天、春天和秋天并无大不同,只有一些细小的差别,不细心的人很难分得出来。

还是那位北方文友,她特别的执着,虽然没能成行去她家乡看冬天,但她执着地要让我感受一下冬天,从立冬开始,她每天都拍下身边的照片让我感受她家乡的冬。

最让我震撼的是她家乡的那一片麦田,第一张照片上,远看是一片空地,只有近看才能看到地面上的一棵棵细若三分之一片韭菜叶宽的植物,友人说,那就是冬天的麦苗,刚从土里出来,还没有过多生长,就遭遇了严寒,纤细的麦叶上结下的霜花都比叶子宽大,我实在是担心这点柔软的小生命能否挺过冬天,因为之后的几天,我已经完全看不到它们了,每天都是重霜,进了腊月之后,大雪一场接一场,因为气温低,雪不化,将地盖得严实,我想这些麦苗早就冻化了。我让友人扒开积雪,想再看看这些小生命一眼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友人扒开厚厚的积雪之后,雪下的麦苗,竟然是另一番景象。原本经历重霜有点冻烂的麦叶,在积雪之下竟然自愈了,绿意浓浓,生机盎然。友人说,雪就是麦苗的棉被,今冬麦盖三层被,明年枕着馒头睡。

照片就这样,每一天如约而至,不经意间就出了数九天,河边柳树枝上泛出了鹅黄,河水流动了起来。冬天过后,我看到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田地,原本看似不毛之地,现在已经绿成一片,每一棵麦苗已经分孽成出数头,待到端午节时,金黄的麦穗在告诉我,它已经完成了从冬到春再到夏的华丽转身,实现了自己的生命涅槃。

这一刻,我对北方的冬天有了真正的认识,冬藏春发,冬天雪藏,在孕育,冬之韵味就是在这看似停止,而又在中冷静地面对,顽强的生存,对冬小麦,冬的作用大了。

作物经历寒冬,完成生命之变,人呢,不亦同样如此,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打拼,也要让自己静下来,慢下来,好好总结一下,经过一段时间,也如冬天的雪藏,厚积薄发。

春夏秋冬皆有韵,不仅仅自然的四季轮回,也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,一轮一轮向前走,一步一步向前进。

冬之韵,在季节中,生命之韵,在心灵中,让生命充满生机和力量。

荣兄

聊斋

赠银

荣兄

从前,有一家三兄弟。三个兄弟都很勤劳,家里却很穷。土地公好心,就跟土地婆商量:“看他们真可怜,我打算拿一瓮银接济他们。”

土地婆说:“银,是会害死人的,送不得。”

土地公说:“不要紧,我拿一瓮试试看。”

这一年正月头,三兄弟上山开荒,挖呀挖,挖出一个瓮,掀开瓮盖一看:全瓮都是银圆。他们高兴地说:“哎呀,有一瓮银,够我们三个坐着吃一世(一辈子)了。”

他们又商量,这银莫给人晓得,等晚上天黑了,再扛回去。于是,叫细弟回家煮饭,送来给两个阿哥吃,两个阿哥在山上看银。

一路上,细弟心忖:这一瓮银,三个人分,一人只有一份。如果都是我自己的就好了。细弟起了歹心,打算害死阿哥,独得这银。他暗地里将砒霜撒到饭里,然后把饭挑上山。

阿哥在山上,见细弟走了,两个就攀讲。一个说:“这一瓮银,三个分,一人只有三股一,如果两个分,各人就会多些,你看呢?”另一个说:“是也是,要做心肝就要欸(方言:狠),等细弟来,一锄头把他敲敲掉,这一瓮银就归我们两个了。”

细弟送饭到山上,一个阿哥假说:“细弟,快来看,这白锡锡的银,真有趣呀!”

细弟走过去,头刚伸过去看,另一个阿哥就拿起锄头,当头一下,把细弟活活打死。他们将银瓮抱起来,然后又把细弟埋在土里。

收拾停当,两个阿哥大高兴,说:“这下好了,等我们吃饱饱的,再来分银。”想不到,饭还没吃饱,两个阿哥就给砒霜毒死了。

土地婆晓得这事以后,大气土地公,她说:“跟你说不能给他们送银,你不信,现在你看,他们三个都死了。恰恰是你害死他们。”

土地婆一气,就把银库的钥匙带在身上,自己回到下石番“后家厝”(方言:娘家),再也不回来。故此,以后,再也没人能在地里挖到银子;土地庙里大多是,只见土地公,不见土地婆。

有时候,善良用错了地方,也是一种伤害。

我与地瓜粥

洪文辉

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,队长要到葛坑参加建筑工程队年会,邀我同行。那天,恰逢葛坑赶集,我正想着去看看山民赶集的情形,也好顺道与在葛坑粮站工作的表兄叙叙旧。于是,便兴冲冲地跟队长一起赶往葛坑。

那时候,我所在的建筑工地距葛坑有近30里路程,虽有一条4米宽的公路,却不通班车,只有运输货物的拖拉机、货车偶尔经过。搭货车显然是不可能的,我们就抄小路。

德化山区的冬天真是冷。昨夜一场雪,下得满山遍野一片白。走在积雪未融的山路上,深一脚浅一脚的,很是费力。不过,于我这个来自沿海地区的人而言,却是难得的旅行。我拄着木棍,像小孩似的边走边敲开路边那结满冰凌的枝丫。看着枝丫哐的一声碎断的情景,心里头很是惬意。

来往的山民,携儿带女的,肩挑背驮的,不时擦肩而过。说笑声,还有那一阵阵时近时远的山歌在崇山峻岭中嘹亮响起……平生第一回跋涉在如此美妙、壮阔的雪山间,心里热乎乎的,便觉得崇山不再陡峭,山路不再崎岖,冰天雪地仿佛是阳春三月般温润。

走进葛坑,街上早已熙熙攘攘。琳琅满目的山区土特产,叫得出名字、叫不出名字的,让我大开了眼界。

午饭时分,我才回到葛坑粮站。表兄说他中午要到朋友家吃“满月酒”,让我自个儿到食堂吃饭。这粮站我来过几回,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跟食堂炊事员报过家门后,我就自掏碗筷打饭去。

食堂不分餐,十来个职工就是一家人。午饭是地瓜粥,装在一口饭缸里,餐桌上摆着炒蛋、豆腐、青菜、咸鱼

等各式菜肴,先来先吃,各取所需。

早上赶了2小时的山路,肚子实在饿,加之干重体力活的我饭量本来就大些,两碗地瓜粥下肚,还是觉得饿。正欲打第三碗粥时,炊事员走过来,悄悄地提醒我:“一人两碗,不够,可再打一碗。”我顿觉耳际一阵热,犹豫片刻,不由自主地缩回手。而后,我还是厚着脸皮再打了一碗地瓜粥,坐着吃了,毕竟填饱肚子事大。

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听邻居讲过这样的故事:村里有个中年人到泉州办事,舍不得上饭馆,以为在街上吃几块地瓜便宜。恰好街上有人叫卖蒸地瓜,这乡人便一口气吃了两块秤砣大的熟地瓜。付钱时,才知道这不是半斤的两块地瓜竟要3块钱,比上馆子吃一碗炒面还贵。为此,这村里的中年人后悔不已,伤心地哭了。要知道,那

年头,从我家到泉州50公里路程,单程车票也才1元2角。作为吃地瓜长大的乡下人,跑到城里花大价钱吃地瓜,那怨气,着实不是滋味。因此,有了“农哥进城雾煞煞”的笑话。

想不到,这有关地瓜饮食的问题竟会与我扯上关系。不同的是,我的地瓜粥往事有些许尴尬、失落与伤感,而那村人的故事演绎的则是城乡生活的差异。

如今,地瓜粥依然是寻常人家饱腹的主食。在酒楼里,地瓜粥作为“天然食品”,成为食客们的美味佳肴。

时过境迁,乡下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,无需为地瓜粥发愁了。但不知怎的,我情有独钟于地瓜粥。不为别的,只因为地瓜粥成为我人生路上一段挥之不去的岁月印记,让我很是怀想。

书话

醉心书法,怡情笔墨。每每寻兴拾趣,修身养性,快乐无穷。及至重德修缘,感悟人生,言溢纸上,是为幸哉。

陈进发